

如何以「他红着眼说：你给我服个软」为开头，写一个故事？



目录

《服软》[已完结]

下一站——姐姐站

1.

他红着眼说：

“你给我服个软。”

“我怎么都行。”

“公司也好、生意也好，什么兄妹伦理我也都不顾了，我都随你。”

“他们逼我，拿卡、拿公司、拿外面的指指点点流言蜚语逼我，但我不管了，阮阮，我管不了了。”

“只要你给我服个软，”他靠在沙发上，阴郁颓丧，额前的碎发随着低头动作遮住眼睛，声音低沉沙哑，“我就听你的。”

我不为所动，甚至冷笑一声，“陆总，想让我服软？下辈子排队赶早吧。”

他闭了闭眼，梦呓般出声：“曲阮。”

我没应声，一件件捡起散落的衣物，尽量把自己收拾的还算得体，踩着高跟鞋往外走，

手刚搭上门把手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背后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，

“阮阮，那我给你服软，我低头，我求你…”

一瞬间，我怔在原地，只觉得自己幻听，

陆城向来最傲气，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也没说过低头的话。

家法一鞭鞭打在他后背上，打出一道道血痕的时候，他没低头，

陆家停了他所有的生活来源的时候，他也没低头，

他妈哭喊上吊、要死要活的时候，他还是没低头。

可他此刻在求我。

“哥哥只有你了…阮阮，你是哥的命，你走了哥活不下去的。”

“阮阮，你别走…成不成？”

这种姿态低到尘埃里的语气砸在我耳朵里，我只觉得呼吸困难，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，

太恶心了，

陆城，你不是这样的。

我终于还是缓慢地拧开了门把手，轻轻出声，带着不加掩饰的恨意和恶毒，

“那你就去死吧。”

“哥哥。”

(0605)

2.

曲阮，我的名字。

我从小在陆家长大，和陆城一起长大。

我从出生起就没见过妈妈，

她长什么样？多高？胖不胖？我都不知道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抱回来了，

小时候还不太明白，为什么母亲对我总是冷冷的，对陆城却那么好？

为什么陆城姓陆，我却姓曲？

为什么不许我叫他哥哥？

为什么他干什么都不带着我？

.....

后来就在别人的闲言碎语中知道了，

我是个私生女。

活该被人唾弃、一辈子见不得光的那种。

所以啊，

我就真的乖乖地当了二十年的好孩子。

二十年，乖顺，听话，逆来顺受。

直到现在，

我成了勾引哥哥、败坏基业的狐狸精、贱人、疯婆娘。

(0606)

3.

“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不接电话？”经纪人在电话那边怒气冲冲。

我缩在出租车上，用外套把自己裹得更严实，“去被潜规则了，你不高兴吗？”

“曲阮！你简直疯了！！”

“对，”我嗤笑一声，“从你接手我的那天起，我就是个疯子。”

“你！”

“放心吧，没被拍到。”我垂眸，蜷起手指，漫不经心道，“对方不是会任由花边新闻漫天飞的角色。”

对面沉默半晌，叹了口气，

“你真去了？说实话，曲阮。”

我没应声。

“…算了，先回来吧。”

我挂断电话。

车外景色变换，风扑在我脸上，吹得头发翻飞。

我忽然记起很多年前，陆城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对他死心。

那时候啊，我说，

等A城再也不起风的时候，我就再也不喜欢他了。

他恼羞成怒地说我不要脸，说再也不想看见我。

我就笑，和他做鬼脸说就不。

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

怎么就，变成这种情况了呢。

我们互相纠缠、互相怨恨，好像这一辈子都要毁在对方手里才罢休似的。

陆城啊。

(0606)

4.

“所以说，你跑了？”经纪人常佳推了推眼睛，严肃道。

严肃得我差点以为自己在A城女子监狱。

我漫不经心地把腿搭到她的办公桌上，继续翻杂志。

“曲阮，我问你是不是在和陈总的酒局上跑了。”

陈总？

哪个陈总？

摸我大腿结果被发疯的陆城一拳打到地上那个？

记不清了，也不知道死了没。

陆城发疯可不管别人死活。

“曲阮！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！”

我终于把杂志挪开，然后摇摇头，甜笑道：“没有喔。”

“……”常佳被我气得没脾气，瞪着我不说话，胸膛起伏。

她是个还不错的经纪人，对我这个十八线小演员还可以，但就是总打歪主意。

比如把我送到哪个不知名导演的床上去。

这次更大胆，居然都没跟我商量，直接送进吃人酒局，自己先跑，连后路都没给我留。

去她妈的，

谁受这窝囊气。

“常佳，你明几个不用来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常佳气笑了，只觉得我是真疯了。

“我说真的，”我的目光从杂志上的「青年企业家陆城」上挪开，认真地看向她，“你今晚一定能收到个，大、惊、喜。”

“曲...”

没等她说完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开，

甚至没有细谈，

那位神色冷淡的工作人员直接把辞退合同放在桌上，转身出门。

看着常佳难以置信的神情、铁青的面色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

陆城这个变态，怎么会放过她。

唯一没想到的就是，居然来的这么快。

我当年做得太绝，导致他这个疯子两年没有找到我，

如果没有这次意外，他估计还能再忍个半年，半年之后，买卖信息、绑架杀人，他一定一一尝试，

只要能找到我。

这是他的极限了。

但如今重新和我扯上关系，他绝对受不了我再次脱离他控制哪怕一分一秒。

他要把“陆城”这两个字，一笔一画都拆成我的牢笼。

和多少年前一样。

(0606)

5.

常佳被辞退了，我被陈河接手。

陈河此人向来雷厉风行，果决利落，公司里的人见到她都要尊称一声河姐。

我窝在沙发里看她给我的剧本。

“两个？”我饶有兴趣。

“嗯，你自己选。”陈河看了眼腕上手表，“二十分钟。”

我的目光落到那两本白纸上，

《朝雾记》和《盛世》。

武侠和宫廷。

陈河和陆城。

我笑出声，《盛世》一看就不是陈河挑的，它讲述了宴妩从年少青涩到一代女帝的一生，夹杂权谋算计、诡谲人心。

大女主戏，捧的明目张胆。

而《朝雾记》，给我的角色是里面的女三，和男女主不形成利益关系，有自己独立的感情线，头脑清醒、逻辑严密，和男三的互动和惨烈的身世，也足够赚一波观众好感。

陈河要我从下往上，一步步地爬。

我是个咸鱼，如果陆城没有横插这一脚，我可能会继续在十八线混日子，

但是现在嘛…

我拿起那本《盛世》撕下一页，开始折纸。

“我选你。”

现在啊…我真是太期待陆城被我忤逆的表情了。

陈河点点头，说了句“ok”开门出去。

我抬手轻轻一扔，纸飞机顺着大开的窗户飞出去，晃晃悠悠地落到下面的阳台上。

像是嘲笑。

6.

陆城来的时候我还在折纸，

一只纸飞机颤巍巍地扎到他肩头，

然后掉到地上。

我瘫在沙发上咯咯地笑起来，“呦，陆总来啦。”

“曲阮，你故意的。”他一字一句、咬牙切齿。

我缓一口气，慵懒地趴到沙发靠背上，歪头看他，

陆城还是那张脸，和记忆中的十八九岁的样子没什么差别，只是更阴郁、更易怒、更…像个疯子。

他眉间阴鸷，总是夹杂着似有似无的郁色，略狭长的眼睛看人时总是带着明显的压迫感，眸色略浅，站在阳光底下的时候跟琉璃似的，鼻梁高挺，薄唇总是抿着，

陆城不爱笑，所以唇边那两个小小的梨涡便鲜少有出场的机会。

“是呢。”我又笑起来，回答他的话。

追进来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看清纸飞机后，忽然情绪激动起来，“曲小姐！你、你这太过分了！”

我看向他，好像是《盛世》的编剧。

“你他妈再说她一句试试，”陆城比我先生气，冷笑一声，透着狠戾阴沉，“给你脸了？”

那男人没想到陆城根本没和他站在统一战线，吓得噤若寒蝉。

我觉得没意思，又躺倒在沙发上扔纸飞机玩。

“滚出去！”

然后是关门的声音。

再然后，就是长久的沉默。

整个室内只能听到纸飞机一下下撞到墙上的声音。

“阮阮...”

我手里的纸飞机掉到地上，

“陆城，我好像忘记跟你说了，”我认真又诚恳，“你这么叫我真的好恶心。”

“我们可是，兄妹啊。”我笑得不能自己，“你不会...想和你的妹妹发生点什么吧？”

“多贱哪。”

这是他妈当年说过的话，

我全都悉数奉还在她儿子身上。

我痛，就要他也一起痛。

“阮阮，”陆城走到沙发旁边蹲下，我才看清他眼里满是红血丝，像是八百天没睡过一个好觉，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…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一定会保护好你的，阮阮，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”

我强撑着的假笑就冷下来。

“如果我说不呢。”

“阮阮…”

“你是不是就像当年一样，把我绑起来，在我的屋子里装满摄像头，找八百个人轮流看着我？！”

“不…”

我猛地坐起来，咬牙道：“我受够你了，陆城，我受够你这个疯子了。”

“阮阮，我爱你，我没有…”

“爱？！”我挣脱他要来拉我的手，“陆城，你懂什么爱啊？你只是想控制我！让我跟个漂亮洋娃娃似的永远待在你的笼子里！”

陆城眼底泛红，已经到了情绪控制的极限，仍伸手隔开我的腿和茶几防止磕碰，

他克制再克制，手臂上青筋凸起，深呼吸几下后闭了闭眼，

“阮阮，我不碰你，我不控制你，你别怕，好不好？”

我面无表情，“陆城，你有病。”

陆城破天荒的没有被激怒，几年前只要我一提起这句话，一定能触及到他敏感的神经。

“陆城，”我攥着飞机尖扎向他的脖颈，“我爱你的时候你不愿意，现在我不愿意了，你又说爱我，你真的有病。”

他还是不说话。

我只觉得没意思，

一松手，那只皱巴巴的纸飞机砸在地毯上。

“我早就不喜欢你了，陆城。”

“阮阮，”他神色阴鸷，声音低哑，“别说气话。”

“你爱信不信吧。”

“够了！”陆城低吼，声音中满是戾气，俨然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他猛地起身，一脚踢翻茶几，忍了又忍，摔门出了办公室。

我终于笑了，

看，我总是知道怎么往他最痛的地方捅刀子。

和我一起疼吧，哥哥。

我不是以前的曲阮了，我不要你的爱，我只要你肝肠寸断、痛不欲生，

甚至，生不如死。

(0607)

7.

进组的日子来的很快，我跟着大家烧香、拍照……

一天下来也累个够呛。

同组某个演员的小助理凑过来，古灵精怪地邀请我和她一起躲阴凉。

“你可真好看啊。”她捧着冰水感叹。

我笑一下，“你也很漂亮啊。”

小助理捂脸，“你不仅好看，讲话还这么诚实！”

我：……

拍摄地点在A郊影视基地，天气格外热，却要拍秋天入冬的戏，遭罪得很。

我套上在此刻显得格外厚重的古装，瘫在躺椅上看剧本。

第一场戏是“我”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我和主上，于是拎着刀逼人自裁，没有打戏，借位剪辑一下就可以，还算轻松。

群演也是请的很有经验的那种，很简单，一遍过。

导演夸赞我台词功底不错，那个小助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跟颗嫩生生的小竹笋似的，点头附和，

被她老板面色铁青地拎回去了。

临走之前还跟我打招呼：“美女加油！我支持你！”

她身后老板的脸色黑成锅底，我忍不住笑，说：“好。”

(0608)

8.

剧组氛围很好，过戏也非常顺利。

我的剧情线比较独立，和别的演员交集都比较少，通篇下来，有着大量对手戏的就是那个小助理的老板——傅元。

我听说过他，成团夜单飞，银河太子爷，歌手转型演员最成功案例。

啊，是和陆城差不多的富家子弟。

我一边涮五花肉一边想。

“阮阮姐姐，过几天的风尚庆典你去嘛？”

我歪头，“去，你们也去吗？”

小助理叫王满满，我总觉得像小孩子的名字。

“好巧！”王满满咽下一大口肥牛，“老板还有路星星都去。”

那边暴风吸入的同组演员路星星闻言也点点头，口齿不清地附和，“对，我们也去。”

只有傅元，正攥着纸巾面色复杂，恨不得离这两个吃相难看的人八米远。

路星星带来的猫忽然在桌子底下叫了一声，我低头看，是只很胖的橘猫，趴在我脚边看我。

“星星！你不能吃火锅，”王满满撸一把毛，然后从书包里拿出猫零食递过去，“吃这个。”

橘猫就开始狼吞虎咽。

傅元冷笑一声，“和她主人一个蠢样。”

王满满翻个白眼假装没听到。

我沉默片刻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猫也叫星星？”

一时间，我竟分不清他们之间奇形怪状的关系链。

脑补一番后，我觉得我和陆城都甘拜下风。

“对，”王满满颇为骄傲，“我是路星星的粉丝来着。”

路星星闷声点头，强调道，“给我投了三百万的那种。”

傅元：“……”

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。

王满满迟疑片刻，放下筷子，义正辞严，“但现在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他了！”

傅元冷笑，声音阴森，“那你心里，有谁啊？”

“我的心里有党。”

“心中有党，心中有民，心中有责，心中有戒。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路星星：“……”

傅元：“……”

(0608)

9.

特别不巧，

我和满满他们的火锅局被狗仔拍到了。

陈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组里看剧本。

同她解释一番后，她低低地应了一声说知道了，再没有下文，

我礼貌地说再见然后准备挂断，她忽然出声，“曲阮。”

“嗯？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“他今天推了朗沅所有的行程安排。”

朗沅——陆氏的公司。

我抬头看了看天，是一种澄澈的蓝，特别干净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陈河挂断了电话。

我以为自己多少会有些情绪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波动。

陆城受不了我脱离他的掌控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在来的路上。

我比陆城都还要了解他自己。

可以说，我之前的二十年，书没多读几本，陆城这两个字倒是烂熟于心。

甚至直到现在，还觉得，心甘情愿。

天气闷热，我捧着小风扇午睡，今天破天荒的有沁人心脾的凉风。

我做了一个梦，

梦见几年前的时候。

我还在读高中，因为成绩不够好，所以在B班。

每到午休的时候就会假装去走廊上背书，其实是偷偷溜到A班窗口去看陆城。

陆城是传说中的天才，

那种哪怕他上课睡觉也能每次考试一百分的天才。

他趴在桌子上午休，我就小心翼翼地站在窗外不远处看他，那双狐狸似的眼睛闭着，半张脸埋在臂弯里，添几分柔软无害的意思来。

越看，我便越发做贼心虚地把呼吸都放缓，哪怕我心知肚明他不会发现。

他总是发现不了我，

他看不见我，

包括我的好、也包括我的坏。

他啊，眼里心里，都没有我。

我还以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。

直到后来，我订婚联姻前夕，他突然发了疯似的把我未婚夫打进医院，然后攥着我的手私奔，眸色偏执疯狂，声音低哑，

“别叫我哥哥。”

“阮阮，我们死在一起，那葬礼就是婚礼。”

好像天道轮回似的，几年之后睡着的换成了我，而他守在床边，像看守犯人似的，拘禁我。

我是象牙监狱里的公主，

是那位国王永远的囚徒。

10.

陆城还是很有效率的，

今天下了夜戏回到酒店的时候，门口有淡淡的烟味，打开门，屋子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坦然地走进去，刚关好门，就被箍住了后腰，微凉的下巴搁在我颈窝，淡淡的烟酒气钻进我耳朵。

我强忍鼻尖不适，侧过头不看他。

“阮阮。”

陆城的声音低沉阴戾，像什么东西被划破了似的，格外唬人。

我不答话，他轻轻吻上我的颈侧，颇凉的唇激得我一缩，他就停住了。

“我的阮阮，”陆城站直身体，手扳正我的脸，隐隐压着怒气，“和朋友，出去玩了吗？”

我轻笑出声，漫不经心地歪头，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曲阮！”

陆城一拳打在墙上。

我猛地推开他，嘲讽道，“你早就管不着我了陆城。”

“你故意刺激我！”陆城气得眼底泛红，随手掀翻一片红酒杯，噼里啪啦的碎在地上，“曲阮，你非要我锁住你！”

“陆城你有病吧？”我气笑了，“别给你自己的变态控制欲找借口，你就是想让我做你的提线木偶！你永远忍受不了我哪怕一丝一毫的、不符合你期望的举动！”

我拍开开关，灯光乍亮，我才看清他此刻的样子。

陆城面色阴沉，拳头攥得死紧，眼底疯意尽显，破坏欲明目张胆，我只觉得他下一秒就要烧了这个地方。

我当然不会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境地。

于是我冷冷开口，“自己冷静去吧你，你不走我走。”

“你敢。”

陆城眉间阴鸷、暴戾恣睢，薄唇紧抿，眸子沉沉，声音压的极低极缓，像把钝刀划在人心窝上。

我冷笑一声，正准备回身开门的时候，室内突然一片漆黑。

停电了。

我倒吸口凉气，摸索手机正准备给前台打电话，忽然被一个急切又担忧的怀抱拥住。

“阮阮不怕。”

戾气尽散，只余关切，

我皱眉，怕黑这件事是几年前我告诉他的。

为了躲进他怀里。

陆城打开手机和准备前台电话交涉，被我一把捂住嘴巴，挂断电话。

娱乐圈某上升期女明星被酒店前台发现深夜和男人私会。

陈河今天晚上就能打车赶过来持刀杀人。

陆城没说话，我挣扎起来，冷笑道，“我骗你的，陆城，我从来不怕黑。”

“阮阮，我怕。”

我僵住，陆城小心翼翼地吻住我手心，我心底一惊，赶紧收回手。

这个角度我能看见他垂下来的长翘的睫毛，像两把小扇子，他声音低低的，带着沙意，又似乎带着恳求，

“是我怕黑，你可怜可怜我，好不好？”

11.

风尚庆典一年一度，每年我都会来，每年都没有奖项。

今年也一样，我只是来凑个热闹。

才听说陆城也来了，我无聊地打个哈欠，只想着离这个人形监视器越远越好。

位置被安排在傅元旁边，他和满满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我愈发觉得没有意思，于是起身去透透气。

晚上没吃饭，还喝了杯酒，这时候胃一抽一抽的疼，我把自己缩进阳台柱子后面，百无聊赖地吹着晚风。

“他们俩真是那种关系？”

“看不出来吧！”这声音得意又八卦，“我也是有人告诉我的，听说啊，他俩是亲兄妹。”

“不能吧？他们一个姓陆一个姓曲，哪门子的兄妹？”

听到这，我没忍住笑出声，却正好被里面庆典的声音盖了过去，所以没被发现。

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人记得陆家那个私生女啊。

我撩一把头发，心情平静地想，可能当初真的太大胆了，把这档子事弄得人尽皆知。

太可笑了，

这么多年过去，还是大家的饭后谈资。

妹妹喜欢上哥哥，私生女喜欢上陆家大少爷。

为了哥哥寻死觅活，甚至因为嫉妒毁了温陆两家的联姻。

我笑意渐冷，无意识地攥紧头发，揪得头皮发疼，

太可笑了，

我的满腔爱意是一场笑话。

“听说当时因为嫉妒，还烧了陆总未婚妻的婚纱，差点出人命……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从柱子后面缓缓走出。

那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见是我，惊慌片刻后，又强撑着理直气壮，“哼，真不要脸。”

我实在听过太多人说这句话，耳朵都听的起了茧子。

“对，我不要脸，”我走过去，一把掐上她脖子，扭身将其压在阳台边，半个身体都探出去，然后在她恐惧又愤怒的眼神中缓缓低头，在她耳边轻声笑道，“我还，不要命喔，要不要试试看？”

说着，我又一推，她整个人摇摇欲坠，后面另一个人惊声尖叫起来，踩着高跟鞋跑了。

被我压着的女人一阵战栗，颤声求饶。我觉得无趣，松开手，任由她跑走。

风越发大了，吹得我有些冷，

冷进了心里似的。

还好，我很聪明。

陆城，我不会犯同一个错误两次。

绝对不会。

12.

我的戏份少，很快就要杀青了。

今天本来就是和傅元最后一场打戏，结果他临时有事，请假去了B城，我待在组里自己看剧本。

太无聊了，我拿出手机给王满满发微信。

「在吗」

对方秒回：「不代购。」

我一阵无语，「王满满，你是去外地，又不是去国外。」

叙利亚代购王翠莲：「大惊失色.jpg」

叙利亚代购王翠莲：「啊对，我给忘了。嘻嘻，姐姐什么事？」

「帮我带点B城的特产。」

「挂了，拜拜。」

我忽然笑出声来，王满满这人真的很有意思。

想了想，还是截图发上了微博。

大家一起笑。

当然，很快就收到了王翠莲同志义愤填膺的质问。

我假装没看到。

13.

我是在回酒店的路上被跟的车，助理晚晚气得不行，我心情烦躁，头疼欲裂，手臂上的伤口也跟着隐隐作痛。

前几天发微博的时候不小心发了定位，打戏受伤的事又传的很快，跟车的是私生，看这架势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

司机猛踩油门，我只觉得心脏被攥紧了似的，一阵窒息。

在挂断第七通电话之后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

“陆城你有病吧？！”

“你在哪？”

“你他妈别管我！”

司机一个急转弯，我的胳膊磕到了车壁，疼得低骂一声。

“阮阮！怎么了？”

不想再废话，我直接打开车窗扔了手机。

晚晚头一次看我发脾气，吓得不敢说话。

我闭眼，靠后缓解疼痛。

绕着这破地方转了二十多分钟，还是没甩掉他们。

司机急得直冒汗。

“停车。”我冷声道。

“姐…”晚晚一阵错愕，想要劝阻我。

“停车！”

我抬高声音，怒气不掩。

司机应一声，就要踩刹车，却听见后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碰撞声。

我们被吓了一跳，回头看，

浓烟滚滚之中，隐约能看出来是一辆黑色的车直接横撞上了跟我们的那辆。

我沉默半晌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那辆黑车，是陆城的。

人声鼎沸之中，我的身体先一步做出了反应。

我跑到他车外拍窗，陆城意识有片刻的不清晰，额头上的血划过脸颊滴落，嘴唇没有一丁点血色。

晚晚吓坏了，冲过来拉我，

我挣脱开她的手使劲拍窗，陆城这个疯子，这时候还有心情笑，他抹一把脸上的血，示意我走远点，踹开车门跳下来，

“阮阮，你怎么样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他反复确认我完好无损，只是受了惊吓之后，眸子里满是暴戾疯狂，晃晃悠悠地走到另一辆车旁边踹一脚，

“他妈的，她你也敢跟！”他直接把司机拎着领子从驾驶室拖出来，像在拖一只死物，“她要是伤着一点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从小到大我和陆城都不太对付，但是只要是我受的委屈，他向来都是亲自动手，讨回来。

所以那些年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那个叫曲阮的不能碰。

所以啊，我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，

才会有越来越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受了这一阵惊吓，我有些站不稳，让司机去拉开陆城后，一阵晕眩袭来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意识。

14.

再醒来的时候，我的床边果然是陆城。

恍惚间，我差点以为回到了很久之前，我还很小，他不情不愿地哄我睡觉那次。

当然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
他额头上缠着纱布，眼底都是红血丝，见我睁眼，赶紧起身要去叫医生。

“哥哥，”

我叫住他，嗓音发涩，他僵住，没有动作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陆城停顿半晌，僵硬地回身，甚至有些手足无措的绝望，“你叫我，什么？”

我垂下眸子，又乖顺地重复道：“哥哥。”

很久之前我就不会这样平静地叫他哥哥了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总是带着讽刺或挖苦。

此时是深夜，灯光下陆城本就白的面色更白了几分。

“阮阮，我不是你哥哥。”

“你是。”

“我不是！”陆城低吼一声，声音沙哑，眼眶发红，“求你了，阮阮，别叫我哥。”

“我答应你了，绝对不会控制你的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什么也没干。”

“我哪里不对，你说，我就听你的，好不好？”

我闭了闭眼，轻轻道，“陆城，你凭什么觉得，我会爱上你两次？”

“你不配。”

陆城沉默了很久，自嘲道，“曲阮，我太爱你，所以弱点就全暴露在你面前，你就拿着刀往我心口软肉上捅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捅吧，阮阮，起码我还有点用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辈子，要我死也可以，要我活，也可以，都成，都好，只要你开口。”

“你的死活和我没关系了，陆城。”我平静又淡然，“我原谅你，但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”

“你走不出来，可我得往前走。”

许久，

陆城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，“好。”

意料之外的顺利。

我们这么些年，好像终于尘埃落定，告一段落。

皆大欢喜。

15.

生活趋于平静，陆城给我打了一笔钱，还过户给我一个市郊的小别墅。

我发短信让他收回去，他没回。

随着新戏开机，我也渐渐遗忘了这件事，或许是我潜意识里觉得陆城总会等着我的，总是在某时某刻忽然出现在我面前。

满满最近很忙，跟着傅元搞新专辑，

我心生敬佩，问她以前是干什么的，怎么什么都会。

她腼腆一笑，说以前在路星星公司门口卖煎饼果子。

我沉默，

她回忆了一下，说更以前的时候，是个非常有钱的二世祖。

我结束了这次谈话。

等到终于比较闲的时候，我想了想，还是给陆城打了个电话。

第一个电话传来忙音的时候，我有了些不好的预感，总感觉心慌，于是我打了第二个。

电话终于接通，不是他的声音，

是陆夫人。

我的心，就沉到了谷底。

16.

陆城活不久了，是今年五月检查出来的问题，

就是我重新遇见他那几天的事。

我听到的时候，好一阵的茫然，大脑空白一片，半晌回不过神来。

有些不可置信。

我和河姐请了假，偷偷去看他，

他躺在病床上，因为病情，发烧发的迷迷糊糊，床边是一只和星星很像的橘猫。

橘猫被被关在笼子里，烦躁地叫一声。

声音不大，陆城却猛地惊醒，眼神不太清明。

我条件反射地退后一步，离开那窗远远的，

这又让我记起很多年前。

缓了缓心神，我小心翼翼地又走回门前，透过狭窄的窗子看他。

彼时，温暖的阳光正摆脱厚厚的云层，洒进房间，陆城半撑起身体，没插着针管的那只手轻轻抚上猫咪的脑袋，睫羽低垂，皮肤病白。

然后，温柔又试探地，将唇轻轻印在猫咪额头，正逢阳光将他整个人勾勒出一圈金色，此刻，他是一种令人心室的虔诚。

我忽然就想起来，不久前我被拍到的火锅局，那张照片正好是我搂着橘猫，笑着在它额头上亲一口。

我看不下去，转身扶着墙，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医院。

重逢之后，陆城一反常态，他向我卑微地恳求，为我忤逆母亲，他说他没有我活不下去。，

我尚且能够冷笑。

可是今天，

明明只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、轻飘飘的吻，我却落荒而逃。

我为自己的猜想、为这片赤诚又隐晦的爱意感到绝望。

相比于互相折磨，

我如今更接受不了的，是他爱我。

哪怕他早一年、早一句，哪怕就早那么一点呢……

我没力气了。

陆城…我真的累了。

(0612)

17.

陆夫人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在最后这几天陪陪他，

我沉默了很久，告诉她会陪陆城三天，但我不会见他，也不会和他说一句话。

这三天，是我对他、对我这些年的道别。

我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，闻消毒水味闻到麻木，陆城没有要我进去，

一次也没有。

这几天阳光很好，我在门外长椅上坐得后背僵直，浑身酸痛。

最后一天的时候，医生进进出出，陆夫人哭到昏厥。

我就知道，时间到了。

夜幕降临，走廊上亮着惨白的灯光，照得人愈发孤独。我低头看向手机，犹豫许久，还是接通了电话。

“阮阮...”

我没出声。

“我是...哥哥。”

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来。

18.

“阮阮，有时候我想，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呢？”

陆城的声音低低的，平静、平缓，头一次这么淡然地说这件事。

我握着手机的手就紧了紧。

“好像是你十六岁，还在上高一的时候，你来篮球场外找我，那个时候我正好回头，看见你在围栏外面笑，一笑，就笑到我

心里去了。”

“我忽然就不想听你喊我哥哥了。”

我握着手机没有出声，垂眸认真地听。

“但我不敢承认，”陆城自嘲地笑一声，“我怎么会爱上自己的妹妹呢。”

“我怎么…敢承认我爱你。”

“阮阮，你以前总是问我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喜欢你。”陆城声音艰涩，带着颓废，颤声道，“…我怎么会，不爱你呢。”

“我的阮阮，怎么那么好啊…”

陆城忽然控制不住的咳起来，咳的撕心裂肺，我闭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许久，他终于平复下来，

“我是个疯子，阮阮，”他顿了一下，继续道，“是精神真的出了问题的那种。”

“肮脏、恶心、背德的都是我，阮阮，是我卑劣的日夜祈祷、发疯的用一切同魔鬼交换，你才会喜欢上我这几年。”

“和你没有关系，我是个混蛋，是我要你爱上我，又不给你一个好的结尾。”

“我累了，阮阮。”

“当知道你说会陪我三天的时候，”陆城声音沙哑，“我就不想活第四天。”

“没意思。”

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眸子黑沉，没有生气的样子，我咬紧了牙，不敢溢出一点声响。

“特别抱歉，阮阮，让你有了这么不美好的几年。”

“我快死了，阮阮，很快的，我死了就好了。”

“我的阮阮，忘记我、或者继续恨我都好，不要再爱我了。”

“阮阮，”

他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了，说一句话就要缓好久，

“阮阮，你再，叫我一声，成不成？”

我泪流满面，指甲抠破了手心，心脏被刮刀划过似的疼，却仍是没出声。

“不…不叫成的…不叫成的……”

陆城的喘气声越来越明显，说一句，停顿地更久，

“阮阮别哭，是哥，错了。”

我心脏抽痛，痛得弓下身子，嘴唇被咬破，一口的血腥味。

我没出声，但他知道我在哭，

“不哭了…”陆城声音渐弱，神智已然不太清醒，“阮阮，今天，今天母亲又、又说你了吗？”

“别怕，阮阮…哥哥、哥哥在…快睡吧……”

“晚……”

滴——

是心率线被拉平的声音。

我终于忍不住，嚎啕大哭。

“陆、陆城…”

“哥哥——”

电话那边，再也没有回应。

我心里明白，再也不会有了，

这往后漫长又艰辛的一生，我都再也听不到他应我了。

“……晚安，哥哥。”

19.

从外地拍戏回来已经是九月底了，A城的风渐渐凉起来，

我走到楼下的时候，孩子们正在踢球，夕阳下的欢声笑语，让我一阵恍惚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日子，不太美好，又格外宁静。我笑了笑，靠在椅背上仰头望天边的晚霞。

有摊贩偷偷摸摸地在一旁开始布置，热火朝天地互相交换情报：城管何时会来。

还有耄耋老人晃晃悠悠地、手拉着手，一边走，一边笑。

楼上有妇人扯开嗓子大喊，还带着浓厚的乡音：“么儿！回来吃饭！”

便有个胖墩墩的小男孩答应一声后往楼上跑。脑门儿上的汗都来不及擦，

快到楼门口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有老人去扶他，他利落的自己爬起来，憨憨地喊一声“谢谢奶奶”，就冲进楼道里。

奶奶就在后面笑，牙齿不见了几颗，面上却很幸福。

大家的日子好像都过得缓慢又温馨，我伸个懒腰起身，拎着蔬菜往回走。

嗯，

我也回家。

【END】

🔔老婆们双击屏幕中心可以点赞哈！爱你们呦！

你不点，我不点，
吃吃何时能更大长篇？
你不赞，我不赞，
吃吃变成鸽子小混蛋。

【小广告】

下一篇↓

和服软差不多，最近很喜欢这种刺激的不知道为什么

这个是王满满那篇哈↓（避雷：写完服软才会写这个，大概六月末会写完）

最近好累啊老婆们，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那种，写完《服软》可能会停一段时间（如果下一篇文火了就当我说），大概停到六月底吧，想歇歇（就是会随便写写但不会每天神经紧绷那种，现在焦虑的每天看自己的数据）

希望大家生活顺利。

谢谢大家的支持。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